

唐伯虎故事

范烟桥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唐伯虎故事

范烟桥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• 內 容 提 要 •

本書描述的是我国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的一些事迹。

故事叙述了唐伯虎画艺的成长过程；叙述了他在科举考試中受冤入獄的情况；及此事件对唐的性格形成的影响。“梅花夢”是一个动人的故事；它描述了唐伯虎的摯友張灵和崔瑩間的恋爱悲剧；揭发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迫害。唐伯虎从头到尾都牽涉在这个事件中。

本書还介绍了与唐伯虎极相关的师友；沈石田、周东村、祝枝山、文征明等人的一些有关活动。

唐 伯 虎 故 事

范 烟 桥 著

*

江苏省書刊出版营业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

新华書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字數 39,000

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0,200

006959



唐伯虎画像

卓越的画艺

中国的画，到了明朝有“吳派”的名称。其中有一个杰出的画家，姓唐名寅，字子畏，号伯虎，后来学了佛經，自号六如居士。在苏州，唐伯虎这个名儿，至今还是常常有人提到的，凡是有書画展覽，大家都爭着看他的繪画。

他生在明朝成化年間，当时和祝枝山、文征明、徐昌谷，称为“四才子”。他的家在苏州桃花塢，后来改为宝华庵，在准提庵附近，他手写桃花庵歌的石刻至今还留在准提庵里。

他的父亲广德，是卖酒的。除掉做批发买卖以外，还在老閘門皋桥头开了一个热酒店。那老閘門过去是城里最熱鬧的地方，远近商賈来做生意的，都把船舶停在皋桥一帶的城河里。到了晚上，大家还来喝酒談天，借此談談生意經絡。城里那些文人画士为了广德为人和善，应酬周到，也很喜欢来坐坐。广德虽然讀書不多，却很爱斯文，他常向到酒店来喝酒的文人画士討書画，討到了，便高高兴兴地裱糊好，挂在牆壁上。这样，更使人看重了这唐家酒店，說是与众不同。所以，营业很好，合着老話：“座上客常滿，杯中酒不空。”

唐伯虎在書塾里讀書，很聰明。放了学，不必多溫习，就能背誦如流。閑空时，也常到酒店里帮父亲的忙，燙酒遞菜，偶然和文人画士应对几句，出言吐語，都很文雅。大家常向广

德称赞他，說：“这孩子很能讀書上进。”广德早就懂得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”因此不愿意伯虎經商，竭力培养他，想讓他讀通万卷書，取得功名，也好荣宗耀祖。到了伯虎十三岁时，他叫他不要再到酒店里来了，只一心一意在家讀書上进。伯虎也喜爱詩書，自己学习，有不明白处，常到酒店里請教几个相熟的秀才举人。这时，引起了住在三茅閣巷一个文人叫祝枝山的注意，有一天，他特地来看唐伯虎。

那祝枝山比他長十一岁，文才极好，而且写得一手好字。見伯虎是个可以造就的少年，有心要和他結交，也想帮助他。問他讀些什么書。伯虎說：“四書五經讀完，現在讀左傳、史記、以及詩經、文选之类。”枝山点点头說：“你这一点年紀，已經讀了这許多的書，真是一目十行了。”

偶然看見書桌上折叠了些紙头，象是書画，拿来展开一看，見是几張山水画。惊異地問他：“你还能作画么？”伯虎紅着臉，搶了去，說：“这真是怕人山水，見不得人的。”枝山說：“初学总是这样的，依我看来，已經有了門徑了。你喜欢学画，我倒有个朋友可以介紹給你，他可以指导你。”伯虎說：“不瞞先生說，我从小就喜爱图画，在書塾里，常常偷画些戏文，这里桃花塢有好几家画店，刻印戏文，我买些来鈎、印、临摹，可是我更愛山水画，可惜沒有好藍本，沒法想，只好依我家酒店里挂着的几幅，凭着自己的想象化出几个稿子来，从来沒有名师指点，閉門造車，很难进步。不知道先生要介紹給我的是誰？”枝山說：“你家酒店里，挂的那幅杏花村图，就是那人画的，他叫沈石田。”唐伯虎不禁跳起来了，說：“沈先生的大名，我久已

知道，他是大画家，我怎样够得上做他的学生？”枝山說：“这位先生很喜欢培养后进，我介紹你去見他，包管不会謝絕。”伯虎想这个机会很难得，就不再怕难为情，帶了三、四張画得比較認真的稿子，和祝枝山一同到城外沈石田家里去。

沈石田看了唐伯虎的画稿，誠懇地說：“不是我倚老卖老，却要把我所見到的告訴你，才不辜負你殷勤好学的心。你是有天才的，落笔就不象那些死临死摹的，有着自己的性灵。可是临摹也少不得，要不重形似而重神似，尤其要多多觀摩古来名画，游覽名山大川。你現在还缺少真实工夫，苛刻一点說，只有骨骼，沒有血肉，只有軀壳，沒有灵魂。我想給你介紹一位名师，指授你一些基础学問。”伯虎說：“老前輩的高論，佩服之至，真是‘与君一夕話，胜讀十年書。’不知道那一位名师是誰？也許和老前輩一样謙虛不肯接受我的請求啊。”石田說：“此人姓周名臣，字舜卿，又号东村，是陈季昭的高足。”枝山不等他說完，插嘴說：“陈季昭是不是叫陈暹，擅長設色山水、人物，我見過他的画，确是有工夫的。名师必出高徒，那么周东村一定高明了。”石田說：“东村画的人物最高古，姿态、衣褶，都是从汉唐石刻，宋人院画中得到神髓，所以那些仕女，画得艳而不妖，秀而不俗，仇十洲就不及他。”伯虎听得画人物更好，心上热烘烘地，恳切要求石田介紹，并且說：“老前輩的画艺，也是一向佩服的，只是沒有机緣来請教，今天既然登堂入室，一定要請老前輩栽培的。”

沈石田拿了唐伯虎的画稿，且指且說：“学画和学詩文不同，只要經過略略指点，自己心領神会，勤画勤改，进步就很

快。世兄的山水，固然有丘壑，以后如何精进，还要看你努力如何了。至于人物，已有根底，取法乎上，楚楚有致，意境很高，我却沒有才能来指点，非东村不能胜任。既然彼此相熟了，尽可以互相切磋琢磨了。”伯虎十分感謝，就請石田写了一封信給东村。

过了一天，唐伯虎帶了信到周东村家里，專誠拜謁。东村看了伯虎的画稿，同样也大加贊許。起初謙遜了一番，后来接受了伯虎的請求，切切实实指点了許多优点、缺点；又把自己的作品給他觀摩，伯虎頓時心目开朗，增加了不少技法知識。从此，他除掉攻讀詩書以外，还專心学画。他虽然体会父亲的意向，要他走上功名利祿之途，也不能不在八股文上面用些工夫，但是他認為八股文有种种拘束，不比吟詩作画，可以尽量发抒自己的思想感情。因此，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詩画方面。他看到苏州城里多的是文人画士，結交他們，能得到益处，就常把詩画給人看，他和那时的祝枝山、文征明、都元敬、徐昌谷、張夢晉一輩年紀相差不太远的人，結为深交。

当时苏州是个繁华地方，俗語說的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有些情况，苏州还比杭州更熱鬧些。这就是在选色征歌方面。苏州有着許多歌妓，給有錢人侑酒伴游。一种是从四面八方来做生意的人，自然有錢来揮霍的；一种是有田产的，每年收田租，生活很舒服；还有一种乡紳人家的子弟，靠着父兄做官，衣食不愁；这些人手边活絡了，酷爱冶游。在秦楼楚館中玩得膩煩了，就坐着画舫到城外山水胜地去游覽。一处是观音山，一处是邓尉山。虎丘最近，游玩的人更多。那些文人

画士，要开拓胸襟，也常到那些地方去留連景物，吸取詩画資料。伯虎素性散漫，不拘礼数，山水固然爱好，声色之場，也常常去。因为他爱画人物，就在这些地方和歌妓接触，留心她們的起居动作，声音笑貌，运化到笔墨里，所以他繪画的美人更是生动。

他到二十五岁在江南乡試中了解元，引起了几个大乡紳的注意。其中一个 是学士王鏊，字济之，家住洞庭东山。特地来邀他去。唐伯虎早知道太湖山水的盛名，以前沒有去过，这回可以去一广眼界，在繪画上大有好处，因此欣然前往。到了东山，一見王学士，談論文詩書画，十分契合，各有相見恨晚之感。王学士住的是从兄滌之的別墅，在莫厘峰下。屋舍不多，結構却很精雅。有一个船室，面对太湖，烟波浩渺，朝晚变化无穷。背后的山巒，也是阴晴风雨，各有異态，真是极好的画本。济之說：“你还記得么？沈石田先生給我画的整舟图，你題过詩的，就是这个境界。你的詩有‘洞庭有奇士，楼室栖云霞，窗榻类画舫，山水清且嘉。’那时，只是你的想象，今天到了这里，看了真情实景，想来你一定更有深切地体味了。”伯虎点点头說：“是的，当时我只是看了沈老前輩的画，象拿到了一个題目，凭着拟想，胡乱写成，自然是很肤淺的。可是那幅画和今天所見，精神面貌却大致相同，也許沈先生是到过这里的。”济之說：“他並沒有来过，只是我把这里的风光向他說一說，他就作画了。”伯虎贊叹道：“足見他胸中蓄积宏富，所以一構思，一落笔，自能和自然境界相合了。”济之說：“洞庭西山风景更好，天下名胜，有山的不一定有水，有水的不一定有山，只是太湖

三万六千頃，有七十二峰，參差散布，有山有水，画家到此，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你在这里多住些时，定可滿載而歸。”

唐伯虎很感謝他。晴天時，兩人到各處走走，雨天時，濟之把收藏的古今名畫拿出來，給伯虎鑑賞。過了幾天，坐船去石公山，消夏灣，住在包山寺里，游林屋洞，果然畫了不少真山水。

唐伯虎回到蘇州後，把畫拿給東村看。東村說：“到底要多出門，現在你的畫，就有了神韻了，你去拿給石田看，他一定還有許多高見。”

唐伯虎當真又去請教石田，石田講得更精透，說：“看了真山水，就應當實中求虛，虛中求實。假使你再走得遠些，見得多些，成就會更大。”這一番話，又啟發了他。

自從科場興獄，他受到冤屈，（這段故事，下面再說。）他就罷了功名念頭，專心繪畫。他真的接受了東村的意見，積了些賣畫的錢，雇了船，端正了幾個月的糧食，帶了行李、文具、書籍，作一次壯游。先到吳江，登垂虹橋。吳江這地方，在宋朝是江浙交通要道，有許多文人畫士寫過不少詩，畫過不少畫，米襄陽那句“垂虹秋色滿東南”，可以想見當時的景色，如何秀逸。因為那邊長橋臥虹，孤塔入雲（現在已坍毀無迹），蘆荻蕭疏，煙水蒼茫，到了秋天，更是美不勝收。他沿着運河，到平望，游鷺脰湖；到嘉興，登烟雨樓；到杭州，游西湖，耽擱了半個月。那時正是暮春三月，他在靈隱聽泉聲，夜間宿韜光，看月，黎明再看日出。那日出，真是氣象萬千，起初只見天上一片墨黑，逐漸透進了一些陽光，把雲霞染成深青淡紫，頃刻變化，好象

一張大紙上潑翻了顏色缸，赤、橙、黃、綠、青、藍、紫，什么都
有；到了后来，阳光普照，就平淡无奇了。这美丽的景色，断非
語言、文字所能形容的。这时，他想画，画不成；想做詩，也做
不成。下山瞻仰飞来峰，看石屋洞的石刻佛像，又領悟了庄严
妙相。到錢塘江候潮，轉入富春江。到了那边，别有境界，山
是这么峭削，水是这么縹曲，和太湖的壯闊气象不同，别有舒
徐为妍之致。游天台、雁宕、武夷、在宁信，他寄宿旅店，这时
已近秋令。偶然看見壁上有一幅菊花，画得秋色爛斑，兴之所
至，題上一首七絕：

“黃花无主为谁容，冷落疏籬曲徑中。尽把金錢买胭脂，一生顏色付西风。”

那旅店主人似乎識得詩中含意，料想他必有所感触，特
地煮酒款待，問他来历。伯虎起初只是約略說一些，喝了几杯
酒，却勾起了心事；又感到主人的殷勤，便把平生遭遇告訴主
人。主人听了，时时叹息，又知道他是一个名士，大画家，就
說：“出門游历，寄情山水之間，消去胸中块壘，胜似在家郁闷。
况且先生是位大画家，更須向天地間覓取奇趣。”伯虎走了許
多地方，也遇見不少可以攀談的人，却没有象这位旅店主人的
知心着意。住了好几天，还是依依不舍。更兼他剛从惊濤駭浪
般的科举場中过来，更感到在山野中有这样一个誠朴亲切的
人，十分难得。可是天气漸冷了，出門也有一年多了，还有好
些地方还没游到，便赶紧辞別了主人，再到江西游匡廬，到安
徽游齐云岩。

那齐云岩离休宁四十余里，山势陡峭，要緣梯而上。到得

岩上，低头一看，三面都是絕壁深谷，往往心搖脚軟。岩頂有四十多亩广大，不知道何年何月何人在此盖着一个石室，只有苦行僧道或許肯来此修养，別的人到了岩下往往知難而退。唐伯虎以为不登此岩，未免虛此一行，就决心冒險上岩去。他向山家借了梯子，雇了一个向导，边爬边行，費了許多气力，到了岩上，披襟当风，发为長嘯，頓觉得心曠神怡，自以为独得天地之秘。

下了岩，雇舟沿長江东下。游揚州瘦西湖，到鎮江登金、焦、北固諸山，試中冷泉，到无錫，游惠山，然后回到苏州。

这一次数千里的壯游，他扩大了眼界，放寬了怀抱，笔下有了杀气，他的画更是不同凡俗了。他既无意功名，就靠卖画为生。因为求画的人多，也抬高了潤笔之資。一把扇子卖十兩銀子，还是有人要的，連当鋪里也受押的。有人問他：“書画是风雅的东西，怎么計較潤笔的多少？”他笑着長吟他的詩句：“閑来写幅丹青卖，不使人間造孽錢。”他用劳动換取錢，用这些錢，也就問心无愧了。因此大家爱他的画，也爱他的清高品格，就照他的潤格送錢。这样，积了些錢，他在桃花塢造了几間屋子，四周种了数千株桃花，就題名桃花庵。常有那些詩朋画友前來欢聚，有几个后輩，仰慕他的画艺，登門請教，他总是誠悬指点。誰知竟有人学到唐伯虎的画艺的一点皮毛，作些画，模仿冒充，欺騙不懂書画的人，投机取利，因此市上有了好几幅假的唐画。从这一点，也可看出唐伯虎的画在当时的地位了。

有一次，唐伯虎的酒友彭二官人，拿了一幅山水来，說：

“唐先生，求你的画，实在太难了。倒不如在骨董鬼手里买一幅现成的，只十兩銀子，不是价廉物美么？”伯虎接过来一看，竟是一呆，心想自己的确曾經画过这幅山水的，但是求的人远在京城里，怎么这画回到苏州来了呢？再仔細看来，不禁哈哈大笑，說：“二官人上了当，买了假貨了。”彭二官人不服气，說：“你拿出画来，比比你的字迹、图章看。”伯虎說：“我自己的画，我自己知道。唉，这位画家，本領也算很高，笔墨学得很象，也沒有什么败笔，图章是容易模仿的，只是气韻不对。这是內家話，不能怪你不懂。字就显然有分別，可以說他写得比我更有工夫。只有題詩里露了破綻。”彭二官人讀了一遍，并不觉得犯什么平仄不調，或有出韻毛病。还是要他說出个究竟来。伯虎把題詩念了一遍，是：“落日山逾碧，亭孤景自幽，滄江寒更急，客兴自中流。”說：“这首詩，我原来也是滄江，后来一想，滄江太熟。而且我那幅画，是秋尽冬来，有著茫蕭疏的景象，点掉了那个‘滄’字，另写一个‘蒼’字，使詩和画更加切合。大約作假的人是懂得詩的，以为只有滄江，沒有蒼江，就改正过来。要不是給我看，恐怕別人就看不出他作偽的痕迹来。”彭二官人恍然大悟，說：“原来如此，这些人真狡猾。我曾經給好几个人看过，都說不假。現在你說穿了，我还要它何用。”說时要把那幅画撕碎了。伯虎急忙阻住說：“不要撕，給了我吧。”彭二官人倒笑起来了，說：“我也不要这假画，你要来何用？”伯虎說：“我要訪寻这位画家，向他劝告，有了这本領，尽可以自立門戶，虽然不一定成为名家，至少不成为画匠。”彭二官人說：“对极，对极，你还得劝告他，冒名作假，

欺騙了人，還損壞了名家的聲價，要不得。”伯虎說：“你肯費錢買來，足見得是愛我的畫，我過幾天畫一張給你，補償你的損失。”彭二官人道謝而去。後來伯虎當真托人訪尋了一陣子，怎奈那人不肯挺身而出，承認作偽，辜負了伯虎的好意。

蘇州一向是重視文人畫士的，每家的客堂里總要挂上一軸畫，一付對聯，有的還要名家的作品。即使是遮陽、招涼的扇子，也要有書畫，題上名號、稱呼，讓人看見了，覺得很風雅。唐伯虎的聲名很大，因此求的更多，連那些不懂書畫的商賈、隸卒，求得一張唐畫，也都如獲至寶。

有一天，唐伯虎出門去，偶然逢到陣雨，他避到一家當差役的屋子裡，那差役認得他的，以為機會難得，十分恭敬，請坐送茶，拿出紙墨筆硯來求他作畫。他隨手畫了几百個海螺螭，別的什麼都不畫。那些海螺螭三五成群，一個個渾成如真，還題上一首打油詩：

“非螺非蛤亦非螭，海味之中少此君。千呼萬呼呼不出，只待人來打窟豚。”

那差役不懂詩，認為既有畫，又有字，真是至寶。等雨過天晴，殷勤送別。第二天，高高兴兴拿那幅畫到衙門裡，給書契老夫子看，得意地說：“師爺見過唐畫么？這是他當面給我畫的，千真萬確，拿到典當里，至少值五兩銀子。”那書契老夫子看了又看，連連稱贊，說：“到底是大家，這樣的東西，從來沒有人肯畫，他却畫得如此生動有趣。”後來讀了題詩，不讀就可，一讀不禁哈哈大笑說：“你給他取笑了。”差役很詫異，

說：“他題些什么字？”老夫子笑道：“只待人來打窟脉，不是說你專門打人家的屁股么？”差役听了非但不气惱，反而說：“这是他專門送給我的，別人用不着，我倒要好好地理藏呢。”

唐伯虎虽然常用游戏笔墨，开人家頑笑，人家却是愛他的談諧、风趣，因而他的画名，可以說是妇孺皆知了。他观察事物很精細，所以不論画什么，都是逼真的。他还画过一幅鴉陣图，几百只烏鴉漫天飞舞，論理是很杂乱的，可是却有章法，只觉得真切可喜。

有一幅江南农事图，便是他体验了农家生活，真实地画出来的。它和范石湖的那些田家詩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另有一幅蜀妓图，是从王建宮詞，花蕊夫人宮詞里体会出来的，服裝、插帶都有依据，尤其是神态极近宋元，后来陈老蓮一派就是傳了他的衣鉢。

正德四年苏州大水，城内也积水盈尺，城外农田，都遭淹沒，白茫茫一片，光景甚是慘憫。这时沈石田在相城病故，他去吊唁，到了乡間，看到了那边农家的苦况，画了一个“野望憫言”卷子，更有意义。他的山水画，也有許多杰作，为士林所激賞。他給王济之画的長松泉石图，就是他的杰作之一，还請太仓張雪槎补画济之的象，为了祝頌王的七十寿辰。他給正僉和尚画了西洲話別图，也是一幅名画，說起那正僉和尚本来也是个举人，只因敲破紅尘，才在嘉兴龙洲寺落发。他和唐伯虎是知己朋友，有时到苏州来，跟唐伯虎談禪說法，娓娓不倦，最后一次会見，唐伯虎的身体已不怎么好了，但还是打起精神，作画送給他。

无錫华从龙侍郎是王阳明(守仁)的門人，慕唐伯虎盛名，邀他到他家去，請他住在劍光閣中三个月，請他画十二幅山靜日長画冊，凡是溪山树木，水閣幽居，茅屋草舍，松竹蕉桐，人物器皿，都是布置精微，筆墨雅致，他自己也以为是經心得意之作。后来王阳明到华从龙家里看見了，极为贊賞，兴致勃发，把鶴林至露(書名)中山靜日長一則，按图分写为十二段，一笔行書，磊落有奇气，称为珠联璧合。

唐伯虎最長的手卷，是仿宋朝郭河阳的，那画峰巒起伏，烟水云林，是他游覽了名山大川后，得到了天地灵秀之气，加上胸中无限灵思妙想，才融化而成。在他平生大手筆中，也以此为最。

他的师承是很古远的，从宋朝的李唐、李成、范寬、馬远、夏珪，到元朝的黃公望、王蒙、倪瓚、吳鎮这些人的作品，他没有不苦心揣摩，精心研究，再加上他的天才，所以細密有韻致。同时也別出心裁。和他同时的那些画家，都一致推崇他，說他已經超过了老师周东村的画艺，因为他讀書多，涉世深。有几幅甚至可以追隨沈石田呢。

他搜罗了古来許多画家的論著，把画理、画法，經過自己的实践，体会，加以发明。从唐朝張彥远起，到元朝王思善为止，主要的有謝赫的“六法”“三品”，刘道潜的“六要”“六長”，郭若虛的“三病”，饒自然的“十二忌”，融会了名家的論点，才写成了他的“六如画譜。”

他所看的書也广泛得很，律、历、音韻、风、鳥、壬、遁、太乙以及佛道的書无所不看，这对他的画艺也有关系。就是蓄积

既富，在布局、运笔方面，都能不同凡俗。所以他和沈石田、文征明、仇十洲，称为明代四大画家。

他后来画艺日进，确实比老师周东村更高。有人问东村：“伯虎的画怎样？”东村很老实地说：“我不如他的雅，因为我胸中缺少他的数千卷书本。”在当时的苏州，还有浙派、院派等画派，浙派是继承马远、夏珪诸大家的水墨的；院派是继承赵伯驹、伯骕、刘松年、李唐诸大家的青绿工笔的。唐伯虎和仇十洲是从院派中学出来的，但是他并不拘束在诸大家的范畴中，只是领会他们的精神，自己另辟蹊径，在沈石田诸家的指导之下，他成为吴派的中坚。他几乎是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精，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虫鸟，都是从实际观察、体验得来，他每天起身很早，凭着清明之气，振作精神，画一幅两幅，过了些时，重新拿出来观看，仔细端详，觉得有些地方还不如意，再加以修润，有些画，要修润三四回，才算完工。但是也有几幅画，是他落笔后一气呵成的。

他对知己朋友很虚心，祝枝山、文征明和他交情最深厚，对他的画，肯老实批评，他总是从善如流。人家说他：“三分学力七分才。”他自己却说：“九分学力一分才。”可见他是多么重视创作的实践。